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三回 困囹圄毀家紓難 悲世態負義忘恩

話說吉慶和因撞死了老頭兒，被屍親控告江夏縣。因案關人命，當日就准了詞，交差看管，候相驗了再行核奪。話休煩絮，次日江夏縣傳齊書差衙役仵作人等，原差又帶了吉慶和並家僮來安，親往相驗。到了屍場，只見屍親地甲都在那裡伺候。江夏縣下轎升座，原告都跪在下面。江夏縣問了口供，即命仵作去驗，少時仵作唱報，實係因撞傾跌身死，並無故殺情事。江夏縣據報，復又離座親視一周，然後將屍親開導了許多言語，又命吉慶和從豐棺殮，再給紋銀百兩，以為安葬之資。吉慶和心中暗想：當這個失時倒運的時候，撞死人不過花些錢就可以沒事，仍是不幸中之幸。若遇著個糊塗官，何不清楚，雖非致於抵命，這一拖累也夠了，故此亦唯唯遵斷。江夏縣又令屍親取具切結，吉慶和仍交原差從速辦理，這才回衙。吉慶和同著原差回到官寓，登時即命李大星夜趕回襄陽去取銀錢，並安慰他的生母。來安仍留寓中伏侍不表。再說武昌府城內那一班包攬詞訟的壞鬼，聽說出了這件事，又打聽得吉家頗有產業，就百般唆使來於中取利，那知屍親偏聽了這一班壞鬼的話，就捏詞寫了一個狀詞，到武昌府上控，卻好這日心逢告期，值日差就將狀詞遞上，武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見上面寫著：

具稟民人某某為侍考行兇，毆傷人命，迫叩伸冤事。竊身父吳良年七十六歲，本月十九日午後出門閒遊，路過南門大街，見有襄陽府鄉試考生吉慶和，在糕餅店內買取食物，因硬用小錢與店主口角，身父上前勸解，詎吉慶和不服，倚仗考生，一言不合，始則相罵，繼則相打，又喝家丁來安幫同交手，以致身父立時斃命。當經見證地甲人等，將吉慶和主僕當場拘獲，一面奔往身家報信，身趕赴該處見身父已經氣絕，顯係擊傷致命，以致身亡，國法何存，天良何在？當即趕赴縣喊控，蒙縣主大老爺臨場相驗，據報因撞傾跌誤傷身死，勒令當場棺殮，心實不甘。伏念身父猝遭毒打，慘死無辜，若不澈底根究，何以雪父冤而伸國法，為此追求大人俯念無辜，恩准昭雪，以禁強暴而慰冤魂，實為德便，上稟。

武昌府覽詞已畢，命候補提被告，再行復訊不表。再說吉慶和這日在官寓內盼望李大，正在那裡記念，忽見縣裡差人走進來說道：「吉先生，你那案子吳家在府裡上控了，現在府大人已經准詞，親提的公事今已發縣。早晚就要過堂，這件事可是鬧大了，比不得在我們縣裡將就些可以了事。我昨日代你打聽得清楚，因為死者有個內姪，是破落戶，最是難纏的，他在那裡不服氣，埋怨他的表弟沒志氣，老子被人打死，不思報仇雪恨，只顧得人家一二百兩銀子，就忍氣吞聲的罷了，照這爛便宜事，我也去打死人，花些錢就沒事的。因此又做了呈子，說你侍考行兇，毆傷人命，叫他表弟去告，你道這事可不是鬧大了嗎！倘若府裡認真起來，不必說別的，只向你問個誤傷人命的罪，也要發往充軍。我們公門中是最好修行的，你這樣斯文人怎能受得那種罪，在我看還是早點做些手腳，把事消化了的好。自古道殺人不過錢償命，有了錢什麼事都好辦了。你若肯捨得，不是我誇口的話，包管你一點事沒有，任他告到那裡去，都不怕他。即便是過堂復訊，也只須問個三言兩句也就罷了。」

吉慶和終是一個懦弱書生，被差人這一席話說得無計可想，沒奈何只得答應用錢以圖了事。差人見把他說肯了，好不歡喜，分明是得了一宗大財。又過一日，果然親提的公事到了縣裡，江夏縣因奉府親提的案子，不敢忽略，就將吉慶和並家僮來安一並改為收禁。又辦了詳文，申詳到府聽候提訊。又過了兩日這才過府，因吉慶和預先答應了原差，做了手腳，故此過堂的時候，不曾吃苦。仍然發縣收禁，由此吉慶和在監內坐了半年，直至把田產變盡，才得出監。可憐一個小小的富翁，不上兩年變了個一貧如洗。

再說李大回到襄陽見了吉慶和的生母，把前後的話細細說了一遍，柳氏一場大哭，只得變賣些產業去了官司，正欲打發李大復到武昌，又見來安回來，訴稟翻控的話，幸而在衙門裡做了手腳，方可無礙，但是非錢不可，必得多多的帶了銀錢才能沒事。柳氏聽了這話，只哭得死去活來，拚著那些產業前去買命。到了半年以後，見兒子回來，才把心放下，母子見面，免不得抱頭痛哭，訴說苦衷，只落得個財去人安樂。日來月往又過了幾個月，漸漸的度日維艱，吉慶和就想起他父親曾提拔過一人，姓韓名宏，聞得現在南京做了官了，不免前去尋著他借些銀兩，或托他謀個館以為生計。主意想定，仍將他生母並家僮來安寄住李大家，好容易借了些盤程，搭了個船，直望南京而來。

不一日到了南京，尋定客寓，又各處打聽了韓宏的住處，帶了個鄉愚弟的帖子，走到石霸街尋著他的公館，就將帖子遞進去，管門的人問明來歷，吉慶和又把失火遭官司的話細述一遍。那管門的這才進去回稟。停了一會，見那管門的拿著帖子出來。說道：「我家老爺說，從來不認得這個同鄉的，敢是你問錯了，請你再到別處去問罷。」吉慶和聞說大為疑惑，便又問道：「你家老爺可是姓韓名宏，湖北襄陽府永善村的人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」吉慶和道：「既然不錯，我與他是世交，他十幾歲就在我家上學，與我同窗，那時我只七八歲。事隔十幾年，恐他忘了，記不起來，我先父的諱是個德字，號樂餘，煩你再去回明白了，你家老爺自然知道。」那人沒法，只得又進去回稟去。未多時見那人氣喘喘的走出來，發話道：「你這人好不明白，那有打抽豐這樣打的，我家老爺說認不得你，偏要在此胡纏，我家老爺反說我說不清楚，倒被他罵了一頓，可不是好端端的帶累我們受氣。請你快些走罷！少時我家老爺就要出門拜客，若見你還在這裡，又要罵我們了。少年人什麼事不可做，偏要學這不長進的事，向人家亂打抽豐，我看你也還體體面面的個人。」還要望下說，只氣得吉慶和怒髮衝冠，舉起手來就把那人劈面一掌，便大罵道：「好大膽的狗才！你敢仗著你主人勢，出口傷人，你不知道你主人是個負義忘恩的賊子，你想他的富貴是從那裡來的，靠著何人才有今日？若不虧著我家太老爺救他，連他那一對老畜生都餓死了，今日老爺落難下來到此找他，他應該知恩報恩，才是道理，他到反說認不得我，真個是衣冠禽獸，畜類不如。再加你們一班狗才，狐假虎威，倚官仗勢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

正罵之際，只見裡面走出一個五十來歲的家人。趕忙上前望吉慶和說道：「先生且請息怒，有話慢慢商量。」吉慶和聽他也是襄陽口音，便道：「鄉鄰你不知道，此中的情節多著呢！」那老者道：「此事我是知道的，先生不必怒，且請到外面茶坊裡，我與先生泡碗茶，敘一會子罷。」於是吉慶和便同那老者出來，走到文德橋下一個茶坊裡，那老者又讓他上首坐了。堂館泡了茶來，那老者又敬了一碗放在他面前，然後那老者才說道：「這件事的情節我是盡知的，今日卻怪不得先生發怒，我老頭子也是襄陽北門外人，離永善村有五十多里。在中年一邊，嘗聞人說，永善村吉太公家專行好事，這年襄陽大水，村中有個窮鬼韓老兒，父子夫妻一家三口，看看要餓死了，後來吉家看見人說，就叫他三口兒去。吉太公見韓老兒的兒子生的頗俊，又代他攻書上學，末後還代他討了老婆，成就他一家團聚。後來隔了幾年，又聞人說韓老兒的兒子做了官了，我也不過相信。及至我進了他的門，見他姓名籍貫與傳說的一樣，心中就有些疑惑，又想天下同名姓的人多著呢，何以見得就是他呢，也就算了。不想今日才明白，確確的就是他。」

說著，又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先生不必傷感，目下的人那能比得先生的太公，待人那種仁慈寬厚。都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。在貧苦的時候，只要有人救他，任你叫他怎樣都是沒得說的；一到了得意的時候，就過橋拆橋了，還說什麼知恩報恩的話呢！雖然如此，手掌看不見手背，現放著繁華富貴，一朝時運遇了也就敗壞下來，就便保得自己，子孫必不會昌盛的。你看世間上負義忘恩損人利己的人有幾個好子孫的？不是嫖賭，就是吃鴉片煙不長進，把上人刻薄下來的銀錢花消盡了，依舊是仰面求人。實在弄到沒法想，雖叫他把妻子兒女與人家也是肯的，進就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了。非是我老頭子吃主人的飯，還要說主人的短處，實在是看下去，就是他聽見了不過拼著趕我出去，也算不了什麼要緊。先生這麼樣個好人，忽然遭了大難，旁人見了也要幫襯幫襯，何況他是受過先生大恩的，如此負心真是不如牛馬。」

這一席話說得吉慶和氣已平了，這才問他的姓名，才知那老者姓顧名全。顧全又道：「先生且請今日回寓，明日老朽定到尊寓商量個安頓的法子。」吉慶和沒法，只得答應顧全。又細細問明住處後，吉慶和才出門而去。欲知顧全如何安頓，如何商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